

# 臺灣古典文學中的海洋

文·圖片提供／翁聖峰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）



▲國立臺灣文學館「海洋文學網」首頁。( <https://ocean.daoyidh.com/zh-tw/home> )

近來，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影集在Netflix平臺上架，躍升為收視第一的影集。當代影集與同名的新文學小說，以漁村及海洋為主要的場景，引發觀眾的關注，十分可喜；藉由影視熱潮，審視臺灣古典文學中的海洋，今古對話別具意義。

## 海洋古典文學彙整成果

國立臺灣文學館的「海洋文學網」，已彙整臺灣海洋文學成果。

2012年臺文館出版，楊雅惠編《臺灣海洋文學》，「明清古典文學中的海洋文學」、「日治時期海洋文學」篇章，對海洋臺灣古典文學有重要的勾勒。2013年臺文館出版，余美玲編《臺灣古典詩選注：2. 海洋與山川》，有海洋、山岳、湖潭等古典詩注釋及賞析，收錄海洋古典詩八十四首，上架「愛詩

網」《臺灣古典詩主題詩選資料庫》，包括「海洋景觀：海潮、颶風、地景（港口、島嶼、八景、鹽田及蠔圃、炮臺及燈塔樓臺廢壘）、海上景觀（船影、蟹景、船火）」，以及「人文風貌：海洋傳奇（神話與傳說）、渡海經歷、海上征戰，海洋生活與活動：漁家生活、遊覽、戲水、考察」古典詩。

其中，郁永河的〈渡黑水溝〉：「浩蕩孤帆入杳冥，碧空無際漾浮萍。風翻駭浪千山白，水接遙天一線青。回首中原飛野馬，揚舲萬里指晨星。扶搖乍徙非難事，莫訝莊生語不經。」，有8,537次點閱率，為點閱最多的古詩，反映國人對早期開發臺灣艱辛歷史的重視。

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的〈臺灣竹枝詞〉十二首，也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。例如第一首「鐵板沙連到七鯤，鯤身激浪海天昏。任教巨舶難輕犯，天險生成鹿耳門。」第二首「雪浪排空小艇橫，紅毛城勢獨崢嶸。渡頭更上牛車坐，日暮還過赤嵌城。」描述清領初期臺南港邊的場景。

除了郁永河的作品外，陳第的〈東番記〉記述1603年，前往被蔑稱為「東番」的臺灣攻剿海盜的經歷，是現存最早漢人親自來臺灣實地採訪，留下對臺灣地形、港口、貿易與原住民風俗



▲安平港運河。(圖片來源/開放博物館 典藏/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)

記錄的文獻。黃叔瓚《臺海使槎錄》的〈海船〉，從海洋文學角度思考臺灣四面環海，甚富意義。明清之交，江日昇《臺灣外紀》、季麟光的〈臺灣雜記〉、朱景英《海東札記》、孫元衡《赤嵌集》，高拱乾、六十七、陳肇興、孫元衡、陳繩、姚瑩、林朝崧、胡殿鵬等，都有精采的海洋古典詩文。

此外，胡殿鵬的七言古詩〈七鯤觀潮行〉，以海景與詠史相互交融來抒發情懷，益見精采：「君不見，婆娑洋水鎖重重，毘舍耶山天柱雄。黑潮一瀉幾千里，屹立東南大海之中央。絕頂罡風捲地走，吹落天外雲茫茫。澎湃淵沖不見底，飛輪剪渡艤艫衝。七鯤洲外古天塹，安平鹿耳幾戰場。青草湖邊南吼夕，白沙崙畔鐵火紅。漁團陣筏星散下，海天莽莽搏風沙。黑旗無人壯士死，荒城落日弔古槎。……」

### 由臺灣向世界擴展

日治時期，隨著交通發達，臺灣人較前增加海外的閱歷。

林獻堂的《環球遊記》，記述1927

年5月15日從基隆出發，歷經英、美、法、義、德、丹麥、荷蘭、比利時、西班牙、瑞士、摩納哥等十六國，為時378天的遊記，從1927年8月28日起刊於《臺灣民報》，至1931年10月30日止，達四年之久，極受讀者歡迎。二十萬字的文明反思，不僅是臺灣公開發行的歐美遊記，也是最早一份臺灣人看世界的翔實紀錄。

例如：「余觀摩納哥公國，其土地之小，其人民之寡，其出產之稀微，竟能治理其國家若是，可見世界上無一土地、無一民族不可獨立的，唯視其自治能力何如呢，若其民族沒有自治的能力，如印度之大，沃野千里，稱為天府之國，徒供人家作殖民地罷了，豈不可哀嗎？」以小國摩納哥的獨立自主，對比印度土地雖大卻受英國的殖民，不難看出他對日治時期臺灣前途的期許。

從1931年2月刊出的〈美國見聞錄〉，則記述林獻堂與林猶龍從巴黎搭乘4萬6千噸大船到紐約，途中遇海上巨浪暈船不適的情景：「靜臥兩日、時聞角聲嗚々、旋而樂聲悠揚、入耳動心、恨不能起而一與其盛、惟有徒羨他人之動作如常眠食自適耳。」

1903年4月26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刊出當時桃仔園廳長黃純青的作品，書寫當年3月中旬至月底，他由臺灣經神戶，到大阪參觀博覽會，除本人觀看日本本土，也透過文章讓臺灣人見識日本帝國偉大的氣象：「器具神奇出神入化」、「瞬息之間千變萬化。令人所難

解」、「自明治十三年開設內國勸業博覽會來……入場參觀每日平均有八萬餘人。則國運之興隆。進步之旺盛。於茲可想見矣。」此文可與李春生1896年所寫《東遊六十四日隨筆》相互對照。

108學年，高中國文課綱將〈鹿港乘桴記〉，列入高中國文十五篇推薦選文之一，洪棄生其人其文再度引起關注。該文分析鹿港從全臺「二鹿」地景的轉變，藉此批判時勢與日本的統治。

### 海洋文學仍待發光發亮

從《全臺詩博覽資料庫》檢索「海洋」有54筆，檢索「大海」達522筆，可見日治時期海洋古典詩數量甚多，如蔡朝騫〈澎湖雜詠〉、簡竹村〈花蓮港覽勝〉、高文淵〈海水浴行〉、張炳臣〈蘇澳雜詠〉、翁煌南〈觀光紀事詩〉、波部浪洲〈淡水出帆〉、魏清德〈南清紀錄附吟草〉等。

臺灣海洋古典詩或古典散文的研究與作品彙整，已有相當成果，但海洋古典小說仍在起步階段。黃美娥的〈牡



▲澎湖島馬公海岸。(圖片來源/開放博物館 典藏/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)



▲長篇小說《蠻花記》。(圖片提供/國立臺灣圖書館)

丹社漂流記——李逸濤的〈蠻花記〉評介〉，可見其概，陳述來自泉州的漢人「林瑞」一行人，因航海呂宋遭受颶風漂流至臺灣，於登陸臺東岸上後，遇到原住民襲擊，冒險逃逸到恆春牡丹社一帶，巧遇美女「奇美」的漢、蕃聯姻故事，1914年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連載131回。

由《蠻花記》第一回可見其大要：「海濶天空。極目無際。斯時臺東大海上忽有孤帆遠影。出沒于驚濤駭浪間。是蓋巳丑之秋。九月既望。于呂宋慘遭颶風者，其漂流已七晝夜矣。僅餘其舵。餘皆破損不堪。糧食亦多沾濕。兼之風雨飄搖。雖併日而食。其舉火亦有甚難者。飢困之餘。皆頑然其待盡。無復望脫離苦趣。幸是日卓午之後。雲腳漸收。日光漸露。」

雖是文言，尚稱簡易，1940年代《風月報》、《臺灣藝術》兩份刊物相繼重刊，可見讀者的喜好；1941年臺灣藝術社重刊《蠻花記》。

臺灣古典文學中的海洋書寫淵源流長，至今已有一定成果，但仍有努力空間才可使其持續發光發亮。☞